

英美文学文库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

亚裔美国文学 作品及社会背景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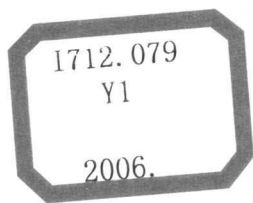
Elaine H. Ki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天普大学出版社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英美文学文库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

亚裔美国文学 作品及社会背景介绍

Elaine H. Ki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天普大学出版社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京权图字: 01 - 2006 - 1023

© 1982 by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裔美国文学: 作品及社会背景介绍 =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 / 金惠经(Kim, E. H.) 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8

(英美文学文库)

ISBN 7 - 5600 - 5998 - 8

I. 亚… II. 金… III. 文学评论—美国—英文 IV. I71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1258 号

出 版 人: 李朋义

项目负责: 姚 虹

责任编辑: 姚 虹

封面设计: 牛茜茜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25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600 - 5998 - 8

定 价: 33.0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专 家 委 员 会

主 任 钱 青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宁	王守仁	王逢振	区 钊
毛思慧	石 坚	申 丹	宁一中
吕大年	朱 刚	刘建华	刘象愚
刘意青	阮 炜	苏耕欣	杜瑞清
李公昭	李文俊	杨仁敬	肖明翰
吴 冰	何其莘	张子清	张在新
张 冲	张伯香	张 剑	张 耘
陆建德	金 莉	周小仪	胡家峦
侯毅凌	姚乃强	殷企平	郭棲庆
陶 洁	黄 梅	戚 宁	董衡巽
韩敏中	程锡麟	虞建华	

General Preface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developments in contemporary global culture is the arrival of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literary theory in China. FLTRP is to be congratulated for its imagination and foresight in making these crucial texts available to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literature throughout China. There is arguably no greater force in producing understanding between peoples than the transmission of literary traditions—the great heritage of narrative, lyric, and prose forms that give cultures their distinctive character.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ory stand at the crossroads of these transmissions. It is the body of writing that reflects on what a literature has meant to a culture. It investigates the moral, political, and experiential dimensions of literary traditions, linking form to content, literature to history, the sensuous love of literature to analytic understanding.

The availability of these important texts will greatly help students and teachers to become acquainted with recent criticism and major critical theories and movements. I am convinced that the series will mak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literary education of China, increasing literacy in new fields and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n extraordinarily timely venture, at a time when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y in a global contex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or professionals, and beyond that, for a general readership that seek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literature.

W. J. T. Mitchell

Gaylord Donnelley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English and Art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Editor, Critical Inquiry

出版说明

近年来,许多大专院校为英语专业的学生开设了英美文学课程,市场上也出现了各种版本的原版英美文学经典著作,它们基本上满足了高校对课堂阅读教材的需要。但是,英美文学教学中仍然严重缺少原版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评论和文学工具书等重要参考书,以至于许多学生写论文时收集资料成为一大难题,专业教师和研究人员的业务水平的提高因此受到限制,在知识更新及学术研究上也难以与国际接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外的地方尤为如此。

据此,外研社组织了全国17所著名高校或研究院的44名英美文学领域的专家学者,经过仔细斟酌,决定引进一批与教学需要相适应,有学术价值,在国外最常用且被国际公认为优秀的文学评论、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工具书。这是一套开放型的系列图书,以原版加中文序言的形式分批出版。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定可缓解国内大专院校中英美文学参考书匮乏的现象;同时,通过这种途径,可以有意识地引进国际知名学者的代表作,这无疑会推动和提高我国在英美文学领域的研究水平。

钱青

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

金惠经（一译金伊莲）的《亚裔美国文学：作品及社会背景介绍》发表于1982年，是第一部系统评论亚裔美国文学作品的专著，时至今日，已经成为公认的亚裔美国文学评论经典。要了解、研究亚裔美国文学，应该从阅读此书入手。

在前言中，金惠经开宗明义地表明：

1. 本书探讨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80年代期间亚裔美国文学中反映的亚裔美国人的经历，力图用亚裔美国社会历史来诠释文学，集中讨论作品中的亚裔美国意识和自我形象的演变。她将书中所指的“亚裔美国文学”定义为华裔、日裔、朝裔以及菲裔美国人用英语创作、发表的作品。本书仅包括4个族裔的文学，因为其他族裔为后来者，他们的作品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然较少。作者说，由于难以面面俱到，她只能舍弃亚裔美国人用亚洲各国语言撰写的在美经历以及用英语撰写的有关亚洲的文学作品。

2. 尽管上述4个族裔在美经历不同，值得分别研究，但作者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共同点，也比较他们在美经历的不同之处。

3. 亚裔美国文学有和其他文学相同的主题，如：爱情，渴望个人自由、追求得到认可，反抗压迫与非正义，但决定亚裔美国人命运的种族主义是许多作家共同关注的主题。

4. 书中章节基本按照年代而不是族裔来安排，以避免日裔美国文学作品多而比重大的问题。

5. 作者着重分析亚裔美国文学如何反映亚裔美国社会历史，并非否定作品的艺术价值，只不过风格、表现手法等不在此书探讨的范围之内。只有了解亚裔美国社会历史才能真正欣赏亚裔美国文学。

6. 亚裔美国人的自我形象随着社会背景演变，受诸多因素影响，如：对亚洲和美国的態度、家庭成员尤其是移民与在美国生长的下一代之间的关系、两性之间的关系、个人与族裔群体的关系等。

7. 亚裔美国作家并不一定是本民族或种族的“典型”或“代表”，切不可

以一代全。

以上大体概括了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80年代期间亚裔美国文学的主要特色以及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本书正文分7章：英裔美国文学中的亚洲人形象；从亚洲人到亚裔美国人；早期亚洲移民作家；为成功作出牺牲；第二代自画像；唐人街面面观；日裔美国家庭及社会群体；唐人街牛仔及女勇士；寻找新的自我形象；多重镜、多形象：亚裔美国文学的新方向。

第1章 英裔美国文学中的亚洲人形象

美国大众文化一直使用漫画手法把亚洲人描绘成渴求权力的暴君，无能的异教徒，性感的龙女，滑稽的忠实奴仆，矮胖、不男不女、把孔夫子挂在嘴边的侦探等。英裔美国文学中的刻板亚洲人形象基本分“好”和“坏”两种，臭名远扬的“坏”典型是傅满洲(Fu Manchu)，一个具有西方科学知识的魔鬼的化身，为达到个人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甚至牺牲亲人；“好”典型是侦探陈查理(Charlie Chan)。两个都是华人。对“好”、“坏”华人形象的描绘中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强调华人和美国白人永远不可调和的差异，以及白人在体、智、德三方面的优越性。

本章以“粗野的群体和阴险的恶棍”、“不可同化的异族”、“‘亚洲人’的英语”、“为亚裔美国人辩护”和“英裔美国文学中‘好’亚洲人的新形象”为小标题，并列举大量实例予以说明。

作者指出，美国人常幽默地拿外国移民开玩笑，文学作品中不乏犹太人、意大利人、德国人、波兰人等说英语的例子，读者根据自己和他们接触的经验，知道小说、影视采取的是漫画夸张手法。而亚裔美国人的情况不同，他们被英裔美国人隔离在加州和夏威夷的少数几个城市中，人数也不足以引起注意，因此长期以来，美国人认为，华人英语就是“no tickee, no washee”，特点是音调高，节奏单调，l、r不分，任意省略冠词和助动词，句法混乱，大量的ee结尾。

被认为同情华人、“为亚裔美国人辩护”的作家布雷特·哈特(Bret Harte)，马克·吐温和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实际上对华人在美的现实生活毫无了解或知之甚少。他们也接受那个时代大部分的刻板华人形象，用无依无靠、可怜巴巴或令人费解的华人来揭露白人的无知和荒唐，他们关注的主要对象是白人。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布雷特·哈特在其诗作“老实人詹姆斯的

大白话”(“Plain Language from Truthful James”, 重印时题名: “The Heathen Chinee”, “异教徒中国佬”)中以轻松的笔调揭露白人对华人的背信弃义, 没有攻击华人的意图, 但美国读者全然无视作者的道德讽刺, 执意认为诗歌进一步证实了他们对华人的坏印象。此诗流传久远, 甚至在国会辩论中国问题时被多次引用。因一首自认为无足轻重的小诗而出名, 这是作者始料不及的。事后哈特试图纠正无意间造成的影响, 如: 在“四邑”(“See Yup”)中正面描写华人机智地战胜贪婪的白人矿工, 但读者难以接受精明的华人形象。

基督教传教士们热心宣传亚洲人可以通过信仰基督教, 摒弃自己的文化传统, 成功融入美国社会。许多美国白人把他们视为了解亚洲人的权威。为了获取捐款, 他们往往强调亚洲人的贫困和堕落, 影响了美国公众对亚洲人的看法。

英裔美国文学用亚洲异教徒来表现白人传教士的慈善和力量, 用温顺、有诱惑力的亚洲妇女来衬托白人男子的雄劲和吸引力。小说不仅描写亚洲妇女倾心白人男子, 有的还写亚洲男人渴求白人妇女, 只是可望而不可及。

1925至1932年间, 英裔美国文学中出现了“好”亚洲人陈查理的新形象。这个被作者称为“可亲”、“维护法律与秩序”的夏威夷华人侦探, 迈着女式碎步、说着洋泾浜英语、引用孔夫子名言, 是6部小说中的主人公, 他在48部好莱坞影片中出现, 名气比作者大得多。

第2章 从亚洲人到亚裔美国人: 早期亚洲移民作家

1840至1924年间, 由于种植园、修建铁路和开矿需要劳力, 数以千计的中国人、日本人和朝鲜人来到了美国。在此期间, 美国颁布了一系列限制亚洲移民的法律, 反对亚洲人的情绪最终导致美国当局通过了排斥亚洲人的法案。

人数不多的亚洲移民多为劳工, 为了生计, 他们无暇用笔记载自己在美的经历。1910至1940年间, 被拘留在天使岛的华人曾在墙上刻写过一些中文诗。自学成材的菲律宾农工卡洛斯·布洛桑(Carlos Bulosan)因肺结核被迫住院才写出了大萧条前美国西部菲律宾移民的经历和斗争。

一些出身上层的留学生、学者、外交家不属于法案排斥的亚洲人, 他们在作品中力图消除东西方之间的隔阂, 提倡宽容; 一方面极为委婉地评论西方, 另一方面将东方理想化。许多早期作家认为西方代表现代, 东方代表传统, 自己则脚踏两个世界, 是东方派往西方的亲善大使。他们用英语写作的作品脱离亚洲一般民众, 大多通过自传宣传亚洲传统和高雅文化。在这些作家中

最有名的两位是杉本悦 (Etsu Sugimoto) 和林语堂。

本章以较大篇幅介绍了“寻求通往美国之门”的朝鲜作家Y.姜 (Younghill Kang) 和“反映在美国的菲律宾人群体”的作家卡洛斯·布洛桑。Y.姜的名气和影响远比不上布洛桑,金惠经坦言,只是出于同胞关系才对他更加关注。

《美国在心中》(*America Is in the Heart*) 是多产作家卡洛斯·布洛桑最重要的作品,《展望》杂志称赞它为最重要的50本美国作品之一。但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作者不再受欢迎。布洛桑生命的最后10年是在贫困、酗酒、孤独和被人遗忘中度过的。《美国在心中》以“自传”形式出现,实际上反映了20世纪30至40年代之间千万个菲律宾人在美受歧视、受迫害的集体经历以及他们的英勇斗争史,表达了他们追求自由和种族平等的强烈愿望。如今它被公认为亚裔美国文学的经典。

第3章 为成功作出牺牲:第二代自画像

第一代亚洲移民即便受排斥,也不会为了美国社会能接纳他们而摒弃自己的种族身份。但第二代作家在遇到种族的障碍时,却不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是亚洲人,他们毕竟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受的又是美国教育。他们的自传体小说反映的是个人生活中由于种族歧视引起的矛盾冲突。第二代华裔、日裔作家希望成为连接两种文化的桥梁,但他们对亚洲、亚洲人以及东西方关系的知识往往带有“美国”烙印,而且有时是歪曲了的、残缺不全的。他们在作品中委婉、轻淡甚至幽默地描写亚裔美国人的经历,对种种社会不公现象关注不够。

第二代华裔美国人的自传中,最有名的是刘裔昌 (Pardee Lowe) 的《父亲和裔昌》(*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ant*, 1943) 和黄玉雪 (Jade Snow Wong) 的《华女阿五》(*Fifth Chinese Daughter*, 1945)。金惠经说,两书已超越自传而成为“政治声明”,成为有关“美国社会以及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的声明。她批评刘、黄不是挑战而是容忍对华裔美国人的歪曲,把遇到的困难归罪于自己、家庭、华人群体或种族,推销华裔美国人的模范少数族裔形象。金惠经指出,两作者都强烈地希望被其他美国人接受:刘裔昌以局外美国人的身份和白人读者一起观看华裔美国人的荒唐可笑、古怪奇异,黄玉雪则引导读者游览华裔美国社会。

历史地看,还是应该承认两位作家打破了华人在美国文坛长期“沉默”的局面,多少反映了在美国生长的第二代华人的独特经历和心态,而且对后来的作家有影响。汤亭亭 (Maxine Hong Kingston) 曾说,她在《华女阿五》中“第

一次看到华裔美国人物,又是从年轻女孩的视角叙述的。我第一次在文学中看到一个多少和我相似的人。”¹

如果说他们的作品中带有东方主义的倾向,也要考虑他们毕竟是受美国教育长大的,同时黄玉雪说过,书的最后面貌是由编辑决定的。两本书的种种缺点和不足恐怕不仅仅是早期华裔美国文学中存在的问题,在其他少数民族裔或弱势群体的早期文学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毕竟作家和大多数人一样,是逃脱不了历史的局限性的。

在亚裔美国人中,以日裔美国人创作的英语文学最多,这是因为日本政治力量相对强大,其国民得到了比他们早到美国约30年的华人未曾得到的“优惠”——美国政府在1909年和日本签订协定,允许日本人的妻子入境。因此,日本移民较早过上家庭生活,生在美国、会说英语的“二世”(nisei),即“第二代”,不仅出现的时间比第二代华人早,数量也多。

莫妮卡·曾根(Monica Sone)的《“二世”女儿》(*Nisei Daughter*, 1953)是第二代日裔美国人的自传。此书似乎证明日裔美国人能够以难以置信的坚忍精神和快活心情经受种族歧视和二战期间被关在拘留营的苦难,但仔细阅读后就会看出,自传叙述了种族歧视如何一点点地窒息了一个生气勃勃的“二世”妇女的创新和好斗精神。它记录了“二世”在美国受排斥被迫作出的牺牲,记录了一个灵魂从愤怒到羞愧、从自信到半信半疑的历程。

20世纪60年代,日裔美国人的“成功”成了美国非白人享有平等机会的明证。他们“比白人还要白化”,犯罪率、精神病率低,而工资和平均受教育年限高,甚至与异族通婚率高都成为衡量他们成功的尺度。70年代,日裔美国人的自传应运而生。他们的“成功故事”被视为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裔效法的榜样,情况类似于30年前用华裔美国人的“成功故事”来对比日裔美国人存在的问题。

D. 冲本(Daniel Okimoto)的《伪装的美國人》(*American in Disguise*, 1971)和由J. 若月·豪斯顿(Jeanne Wakatsuki Houston)口述、丈夫J. D. 豪斯顿(James D. Houston)整理的《别了,曼萨纳尔》(*Farewell to Manzanar*, 1973)两本自传主要是为非日裔读者写的。在《“二世”女儿》中表现的自我否定过程在20年间继续加速,几乎到了自我完全消失的地步。而自我否定越

¹ 见Deborah L. Madsen. *Chinese American Writers*. (Gale Group, 2001) 110。我国学者(北外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张子清、张龙海等)对黄玉雪的评论文章,参见北京外国语大学www.bfsu.edu.cn英语学院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心网页提供的中文书目。此书目基本反映了我国研究亚/华裔美国文学的情况。

彻底，自传越可能被视为“成功故事”。金惠经认为，现代日裔美国人的“成功故事”实际上是压制愤怒地记录了他们的牺牲和自我否定。她批评《伪装的美國人》的叙述者说，他的自我蔑视显而易见，唯独他自己看不到。在书的结尾，叙述者大概是接受了自己日裔美国人的身份，但仍然把他的亚洲人的面孔看作是不幸的“伪装”。

事过25年，日裔美国人被关入拘留营一事终于成为可讨论的话题。豪斯顿夫妇选择了讲述一个家庭的故事，因为纽约的一个代理人说，从历史、政治角度描写拘留营的作品会因过于“关注问题”卖不出去，同时1972至1973年间，美国公民抵制日货，反日情绪重新抬头，写一个家庭的经历不至于引起争论。再述25年前的故事，当年只有7岁的J. 若月·豪斯顿只能把他人的回忆拼凑起来。《别了，曼萨纳尔》给人的印象是，作者试图根据自己在社会学研究中和历史书上找到的有关拘留营的资料把“家庭生活受到破坏”、“一世”男子的沮丧和“丧失男子气概”等问题重新整理成家庭经历。与其说此书是拘留营故事，倒不如说是一个“二世”妇女对种族主义的反应。无论是在拘留营还是被放出来后，叙述者一直被自己应该受到憎恨的想法折磨着。

曾根、冲本和豪斯顿撰写的自传不是讲日裔美国人耐心、顺服的美德得到了回报，而是证明强加给第二代日裔美国人的种种限制：既不允许他们做美国人，也不允许他们做日裔美国人，只能降格成为看不见的人、被有条件接受的人。

第4章 唐人街面面观

英裔美国文学对早期“唐人街”的描写起了为排华作宣传的作用，其中的华人形象影响深远，即使和华裔美国人毫无接触、并非有意识反华的普通美国人，包括孩子，对华人的印象也极为恶劣——华人将鸦片带入美国，狡猾、鬼鬼祟祟，会在人背后捅刀子，等等。

加州和美国西部是华人最大的集聚地，排华运动也最剧烈，在这些地方，华人被暴徒痛打、谋杀，歧视性的法律限制他们参与美国主流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把华人和精神病患者、白痴、罪犯共同列为首批不准进入美国的移民。1924至1943年，生于中国的人只有证明父亲是美国公民方可入境。华人无论在美国居住多久均无资格加入美国籍。任何华人，无论是否公民，皆不可作保把妻子带入美国；和华人结婚的美国女子将自动丧失其公民身份。1932年后，与华人丈夫离婚后的白人妇女可恢复其美国公民身份，但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妇女没有资格入籍。直到1952年华人才获准成为美国公民。

华裔美国社区妇女稀少, 1860 年华人男女比例为 19:1, 1880 年为 27:1, 1910 年为 14:1, 1920 年为 7:1, 1940 年为 3:1, 法律又禁止白人妇女和华人或“蒙古人种”通婚, 由此造成嫖娼、赌博、精神错乱等问题。

1949 年前在美的大部分华人是“结了婚的单身汉”, 妻子留在中国, 靠丈夫按时寄钱养家。她们往往在丈夫回国期间怀孕, 父子、父女通常在孩子成年后才再次相见。华人父亲一般希望把儿子带回美国, 不仅因为工作上需要帮手, 还因为他在家乡和华裔美国人中的经济、社会影响取决于他在美国的家庭成员人数, 于是出现了“纸儿子”(paper son) 连锁移民的现象, 这里 paper 指“身份证件”。一些 1924 年前取得了美国公民身份的华人可以作保让儿子入境, 或出卖证件让他人以自己儿子的身份进入美国。

早期华人到美国是为开发西部金矿、建设横贯东西的大铁路提供劳力, 在完成历史使命后, 就被赶出工业部门。到 1936 年, 75% 至 80% 的华人住到了城市少数族裔聚居区, 靠开洗衣店或餐馆为生。海外华人意识到, 他们地位低下是因为中国的国际地位低, 只有中华民族独立、强大了, 他们才能获得自由、平等, 因此他们热情捐助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和抗日战争。

在美国种族歧视的排华政策造成的畸形“单身汉社会”里, 嫖娼和赌博恶性发展, 华人社区不是以家庭而是以姓氏家族为组织单位。这一封闭社会既远离中国, 又与美国社会隔绝, 难免从内部衰落。新中国成立后, 华裔美国人对政治、经济前途顾虑重重, 许多人被迫放弃多年来的回国梦想。同时, 1943 年后, 美国新的法律允许有限数量的华人妻子和子女入境, 1949 年后华裔美国人才真正开始了家庭生活。

四五十年代较有名的华裔作家是被金惠经称为“贵族”作家的林语堂和黎锦扬。她批评林语堂的《唐人街家庭》(*Chinatown Family*, 1948)¹ 具有肥皂剧色彩。小说中的人物是人们熟悉的驯服、心存感激的华人刻板形象, 他们能愉快地接受残酷、不公的社会现实和艰难的生活。林语堂表明中国的封建文化和美国的资本主义文化融合可以给从事洗衣业的冯家带来成功和幸福。而在黎锦扬的《花鼓歌》(*Flower Drum Song*, 1957) 中, 华裔美国人的问题——妇女稀少、种族歧视、两代人的冲突——都被作者处理成喜剧。书中的华人为富有的台湾难民, 唐人街被描绘成他们的游乐场。金惠经批评黎锦扬加深了固有的华人刻板形象, 并指出华裔美国作家赵健秀(Frank Chin)、陈耀光(Jeffery

¹ 此书中译本有两个:《唐人街》, 上海书店, 1989 年;《唐人街》, 唐强译。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Paul Chan)、徐忠雄(Shawn Hsu Wong)一致谴责《花鼓歌》为了迎合非华人读者,不惜侮辱、歪曲华裔美国人。有趣的是,华裔剧作家黄哲伦(David H. Hwang)对此书的评价不同,他认为,是同名音乐剧和电影造成了以上印象。为了还原《花鼓歌》的真面目,黄哲伦于2002年将小说重新改写并搬上舞台。¹

雷霆超(Louis Chu,一译朱路易)与林语堂和黎锦扬不同,他非常熟悉唐人街的单身汉社会。1924年9岁时,他随家人移居新泽西州,由于个人的经历,他对年长、年轻两代移民都寄予同情。雷霆超敏锐地看到1949年后单身汉社会转变成家庭社会对华裔美国人群体的影响,他的《吃碗茶》(*Eat a Bowl of Tea*, 1961)描写的正是处于变化开端的唐人街。一个新娘来到纽约,打乱了单身汉社会的秩序。婚前无节制的性生活造成丈夫性无能,由此导致妻子的婚外情。小说从洗衣工、餐馆侍者的视角如实反映华人群体的日常生活习俗、对各种问题的态度等等,既不美化长处,也不回避短处。唐人街孤独的老单身汉们靠打麻将、讲黄色笑话、传播他人绯闻打发日子。在这个世界里,同姓的宗亲会取代了家庭。由于缺少妇女和正常的家庭生活,亲属、朋友之间的关系受到破坏,但老单身汉们也在这个群体中得到别处得不到的同情、理解和友谊,支撑他们度过多年的寂寞旅居生活。最后,丈夫的病靠喝茶治愈,小夫妻脱离了父辈的影响,开始了新一代的家庭生活。雷霆超生前从未像黎锦扬那样风光,《吃碗茶》也不像《花鼓歌》那样给作者带来不少经济效益。雷霆超去世9年后,《吃碗茶》被重新发现,如今已成为公认的华裔美国文学经典。

第5章 日裔美国家庭及社会群体

母国与寄居国之间时好时坏的关系同样影响日裔美国人的命运。二战期间美国对日宣战后,几乎所有在西海岸的日裔美国人都被当局关进了拘留营,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社区的组织形式和发展,乃至个人的立场、言行都受到极大影响。

19世纪末,主要由单身汉组成的华人群体绝大多数居住在城市。而日裔美国人却有一半居住在西部农业区的小城镇。到1930年,在美国出生的“二世”人数已经超过了“一世”移民。日本没有遭受过外国直接干涉或占领,工业迅速现代化后一跃成为太平洋地区的新兴强国。日本移民的状况更像欧洲移民。1885年至1907年间,移居美国的大多是年轻的单身汉,他们不是最贫困

¹ 见薛玉凤:黎锦扬——在华裔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文艺报》2005年11月29日。

的日本人,而且平均受过至少8年教育,有机会接触西方思潮,了解西方现代生活方式。许多日本人通过阅读流传的有关书籍产生了移民美国的念头。日本政府不仅仔细筛选移民以确保他们能够代表祖国,而且还向每个人传授一些在美国生活的基本知识。因此“一世”移民是抱着希望有备而来,准备迎接困难、放弃日本的习俗以便实现梦想。

在加州,日本人和在他们之前来的华人一样,被指控为导致白人人工工资和生活水平降低的罪魁祸首。最令白人工人恼怒的据说是日本人傲慢地要求同工同酬。尽管西海岸白人劳工排日呼声很高,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为避免触怒日方,最终和加州当局达成协议。按照1907年的绅士协定,日本移民的妻子可以非劳工身份入境,但日本劳工不得移民美国。到1924年日本移民根据法律告终时,已有14,000余名日本妇女进入美国,大部分是“照片新娘”,即通过照片相亲的新娘。

早期华人移民因为旅费负债累累,而1885至1894年间,数以千计的日本移民却由夏威夷政府和甘蔗种植园主提供旅费。由于日本实行长子继承权制度,其他儿子需要另找经济出路,他们也没有义务赡养父母,因此有能力投资土地。有了照片新娘后,他们愿意扎根美国,并考虑经营家庭农场和小企业。在美国西部,日本农民非常成功,不仅种植多种蔬菜、水果,还引进许多农作物。到1940年,加州的日本人几乎有一半从事农业。

早期日本移民与华人移民不同,他们乐于接受并效仿美国人的穿着、习俗,许多“一世”为了完全西化甚至接受种族歧视;另一方面,他们在华人、朝鲜人、菲律宾人、黑人等非白人面前又表现出优越感。然而,也有日裔美国人站出来反抗不公,如1943年夏威夷的“二世”K.冈本(Kiyoshi Okamoto)在怀俄明州的一个拘留营里独自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对监禁,恶劣的生活、劳动条件和当局的种族歧视提出挑战。

随着“一世”有朝一日返回日本梦想逐渐破灭,他们越来越寄希望于“二世”,期望通过他们进入美国社会。“一世”父母,乃至整个日裔美国人群体都给“二世”施加压力,督促他们在美国学校里取得好成绩;“二世”表现不好会遭人议论、耻笑,还会被认为给所有日本人脸上抹黑。同时,“一世”又以矛盾的心情看着美国化的子女离自己越来越远。“二世”的处境很尴尬。虽然按照法律,他们是美国公民,却被美国社会当作外国人。受美国教育后,他们往往只会说简单的日语,难以和只说日语的父母沟通。由于种族歧视,“二世”高中、大学毕业后,在社区以外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到1930年,25万日裔美国人中,“二世”已占一半以上,但“一世”仍然掌握着经济大权,他们

制定行为准则，计划并安排社区的日常生活。

二战中，日裔美国人被赶到拘留营，在经济、文化、家庭、人际关系等方面受到致命打击，群体从根本上瓦解了。即使在战争结束、拘留营关闭后，大部分家庭仍然无法找回丧失的财产和家园，人们流散到美国各地，靠工资为生。在被迫离家前夕，许多日裔美国人慌忙把和服、日记书信、日文书刊、相片、唱片全部毁掉，生怕这些东西被当局视为与日本仍有联系的证据。由于拘留营分配给各家的空间狭小，孩子整天在外，后来索性连吃饭都不见人影。邻里因争夺食品、柴火产生不和。战争安置局（War Relocation Authority）以爱国的名义鼓励人们互相告密，使人际关系更加紧张。“一世”遭受重创，不仅失去了谋生手段，也失去了昔日在社区和家庭拥有的至高权威。“二世”被选为社区委员会的代表，因为他们是美国公民，又讲英语，有的工资比父辈还高，有的在拘留营首次找到了符合所学专业的工作。

1944年的一份“忠诚问卷调查”造成拘留营的分裂。其中两个最有争议的问题是：是否愿意参军？是否愿意背弃日本、宣誓效忠美国？大部分“一世”和“二世”都给了肯定的回答。许多“二世”抓住机会，用自己的鲜血来证明爱国心。他们参军后被编入日裔美国人单独组成的团队。此时已有三分之一的“二世”离开了拘留营参军、上学、工作。战争结束时，拘留营只剩下了老年“一世”和幼小儿童。

早期一些“二世”作家最重要的小说都围绕家庭内部冲突这一主题，两代人的文化差异以及外界对家庭和群体的压力加深了“二世”子女与“一世”父母之间的矛盾。M.村山（Milton Murayama）的《我的身体唯我所求》（*All I Asking for Is My Body*, 1975）从“二世”的角度有力批判了由“一世”掌权的日裔美国人群体的专制，反对为了忠于集体必须牺牲个人自由。主人公利雄是夏威夷甘蔗种植园工人家庭的长子，叙述者是他的弟弟清。为了帮助祖父偿还大笔债款，利雄父亲不仅毫无怨言地干了12年，还要求全家作出牺牲。父亲因尽了孝子的责任而感到宽慰，期望届时长子能承担继续还债的重任。利雄虽然从小接受的教育是日本武士道精神，为父母任劳任怨地牺牲个人利益，勇敢地坚持坚忍、克制、大和魂等传统美德，但他反对盲目接受传统的日本价值观，对父亲的顺从不以为然，他指控祖父为小偷，并批判日本的家庭等级制度说，父辈受到自己父亲的压榨，日后又转而压迫自己的儿子。但利雄终究没能逃脱为父母操劳的命运，最后留下结婚，过着和父母相似的生活。倒是弟弟清受到哥哥斗争精神的激励，为了追求自由叛离家庭出走。促成弟弟逃离日裔群体牢笼的是珍珠港事件，清对教授日文的老师说的一席话颇能代表一些“二

世”的思想：“……你总是说，‘为自己是日本人而自豪。’‘不要让日本民族丢脸。’要是他们让我丢脸呢？我怎么样？我觉得是日本人真丢脸，我永远洗刷不掉，可我从没有干过一件坏事。”

日美两国之间的战争给日裔美国人带来空前巨大的冲击，几乎所有的“二世”作品都反映它对个人和整个群体的深远影响。珍珠港被炸后，在夏威夷和美国本土的大部分日裔美国人先是惊骇、难以置信，然后深感羞愧。许多日裔美国作品描写了拘留营的经历，其中最震撼人心的是约翰·冈田（John Okada）的《不-不仔》（*No-No Boy*, 1957）。小说描写日裔美国人为了能被接受为真正的美国人，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弟弟背叛哥哥，子女反对父母，父母酗酒、自杀，丈夫遗弃妻子，妻子与人通奸，造成整个群体分裂。

“不-不仔”指的是对忠诚问卷中两个问题回答“不”的人。主人公一郎是其中之一，因此坐牢两年。由于“二世”拼命想成为“美国人”，因此普遍仇恨给他们脸上抹黑的“不-不仔”。实际上，书中所有“二世”都面临着在日本和美国之间作选择的问题；难的是，日本虽是自己和父母的祖国，却代表军国主义和法西斯，而美国虽存在种族偏见，却代表民主梦想。在选择面前，人们痛感进退两难。

山本久惠（Hisaye Yamamoto）和T. 森（Toshio Mori）两位“二世”作家有不少共同之处：第一语言都是日语；对“一世”，尤其是“一世”妇女怀有某种敬意，都从内部不偏不倚地描写“一世”和“二世”日裔美国人的生活。他们笔下的人物既独特，又具有普遍性。女作家山本久惠展现了日裔美国农民的生活、“一世”和“二世”的关系、日裔美国人对菲律宾人、华人、墨西哥人和黑人的态度，以及“一世”妇女在日裔美国人群体中的地位。她的短篇是女人的故事，一般从“二世”叙述者的视角来看自己不能完全理解的老一辈人的感情和行为，告诫“二世”同辈不要将父母的经验丢失。在《米子的地震》（“Yoneko’s Earthquake”）和《十七个音节》（“Seventeen Syllables”）中，丈夫勤劳、持重，却不能容忍妻子对美和诗歌的追求，妇女们被永远干不完的活束缚着，最终被摧垮。这就是母亲们对女儿们的警示。

T. 森是在不识字的母亲的鼓励下成为作家的，他对意志坚强、天资聪颖、富有想象力的母亲以及所有说日语的“一世”怀有深厚的感情。T. 森力图纠正白人读者心目中的日裔美国人的刻板形象。他看到“一世”虽历经磨难却仍坚忍不拔，深感应该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保存下来。他的所有作品几乎都表现了人的心灵在饱尝艰辛、失望后，仍能保持完整，且富有活力，心存梦想。他描写超越种族的人性，寻求平凡中的美和价值以及个别中的一般和普遍性。